

<<上甘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上甘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713360

10位ISBN编号：7801713362

出版时间：2005-5

出版时间：大众文艺

作者：陆柱国

页数：284

字数：304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上甘岭>>

### 内容概要

上甘岭战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粉碎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及其指挥的南朝鲜（韩国）军“金化攻势”，于1952年10月14日—11月25日，在上甘岭地区依托坑道工事，所进行的坚守防御作战。

上甘岭战役，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坚守防御作战的范例，表明以坑道为骨干、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，对抗击强大火力的突击、增强防御的稳定性有着巨大作用。

作战规模由战斗发展成为战役，其激烈程度是战争史上罕见的。

此役之后，志愿军在整个正面战场完全掌握了主动权。

这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<<上甘岭>>

作者简介

陆柱国，河南宜阳人，1928年生。

1948年毕业于河南洛阳高级师范学校，历任解放军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前线记者、总政文化部创作员、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、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、一级电影编剧。

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，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。

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踏平东海万顷浪》，中篇小说《决斗》、《上甘岭》、《英雄的童年》、《一代新人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黑山阻击战》、《战火中的青春》、《雷锋》、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大进军——席卷大西南》等。

曾获西南军区创作一等奖、文化部优秀影片奖、全国少年儿童文艺作品奖二等奖、总政治部创作优秀奖、中国电影华表奖及金鸡奖最佳剧本奖等。

<<上甘岭>>

书籍目录

上甘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踏平东海万顷浪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 
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 
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尾声

## &lt;&lt;上甘岭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上甘岭一黎明，半明半暗的光亮，斜射进了坑道口。

连长张文贵迅速穿好衣服，在机枪子弹箱做成的洗脸盆里，洗了脸。

过后，他迈了几步，走到坑道外面，伸展两臂，挺起胸脯，深深地吸了几口湿润的、稍带寒冷的新鲜空气。

秋天的早晨，阵地背后远处的景色，简直像一幅美丽的水彩画：无穷无尽起伏连绵的山岗，到处是红得像火一样的枫叶，中间点缀着翠绿的马尾松，和一种不知名的、叶子黄得像熟透了的桔子一样的树木。

这几种颜色调配得十分匀称。

又轻又薄的朝雾，像洁白的丝手帕似的在这美丽的山谷中飘来飘去。

当初升的太阳，把它那金黄色的光线，撒在山顶上的时候，朝鲜的每一寸土地，都像彩色的绸缎一样闪烁得耀眼了。

张文贵每天早晨都要站在坑道外面来看一看这朝鲜的景致，正像他年幼的时候，站在家门口看那集市上热闹的行人一样。

他身材高大粗壮，宽宽的前额上被战争和风霜深深地刻下了几条皱纹。

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住他那孩子般的天真。

现在，他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身子微微向左右摇晃着，并且卷着舌头，轻轻地学着鸟叫。

一只灰色的山雀飞到坑道外面一棵被炮弹炸断了的短树桩上。

它扭动着红色的脖子，唧唧喳喳地叫着，并警惕地、不时地看一看张文贵。

后来，四颗迫击炮弹一齐落在通往营部去的交通沟旁，火光一闪，地面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那只小山雀颤抖着身子，马上展开翅膀，一直向北飞去了。

张文贵惋惜地看着那个灰色的点子，直到它飞进枫林里为止。

然后，他才拍拍肩膀，摘下帽子，把上面的灰土弹下去。

自从进入坑道工事，几个月来，连长张文贵感到自己的心境变得和往常不一样了。

过去，他像个无忧无虑的孩子，除了行军、作战、整训、练兵之外，他对于外界的其他事物，是不大留心的。

最近几个月来，他和他的连队差不多整天呆在坑道里，只有夜间才能活动一下。

看不见一间民房、一个朝鲜老乡，甚至连太阳都很少看见。

离他们几百公尺的南边，就是美国侵略军的阵地。

敌人每天向他们打炮，飞机每天在轰炸，阵地上除了交通沟和焦黑的弹坑之外，连一棵青草都很难找到。

因此，任何平常的自然界现象和每一个小动物，现在他都感到新鲜、亲切。

前些日子，为了“反对细菌战”，他从团部养的一窝小猫中间，抱了一只头上带有白斑的黑色小猫到坑道里，让它“捉老鼠”；可是三天以前，这只小猫溜到山坡上晒太阳的时候，被敌人的一颗山炮弹打得连一只完整的腿都找不见了。

为这件事情，张文贵的通讯员王继保一直大骂了三天，张文贵暗地里也在骂。

现在，连那个偶然飞过来的小山雀也被美国炮弹惊走了。

他恨恨地吐了口唾沫，咕咕哝哝地低声骂了一阵，一扭身子，又生气地回到坑道里。

几个在夜间到外面加修工事的战士，刚回到坑道里不久。

他们有的还在收拾身上的泥土，有的从木炭火盆上提下军用水壶往饭碗里倒水喝，有的已经围坐在草铺上，把挂在墙上的豆油灯拿下来，打起扑克来了。

不用仔细看，张文贵就知道这四个人中间一定有全连出名的、最爱打扑克的刘才学和林茂田。

“唉！”

倒霉！

第一张是二，第二张还是二，三张加起来是个七！

”矮胖矮胖的战士刘才学每拿起一张牌，就用指头弹一下牌边，有些懊丧地说。

## &lt;&lt;上甘岭&gt;&gt;

他噙着一支粗大的卷烟，烟熏得他眯缝着眼睛，细细的两道眉毛紧皱成一条线。

但，因为他还在拿牌，所以没有机会把卷烟从嘴角取下来。

面孔微黑、眼睛大得出奇的机枪射手林茂田，手里边已经掌握了“大飞机”和几个A、K，他高兴得眉毛头都扬起来了。

当他手里拿够十二张的时候，他就警惕地用一只手按住剩下的六张“底牌”对刘才学说：“你要‘分’吧，能打多少？”

“他晓得：如果刘才学的牌不好，那么对方一定要先拿起“底牌”再要“五十分”或“六十分”，刘才学就有这么个“赖”劲。

刘才学把手里的牌插了又插。

最后狡猾地笑着说：“哈！

我要个屁！

没有英文字，也没有‘分’。

和牌，和牌！

“他一弯腰，把牌放在面前：“大家看，大家看！

”“我看看！

我知道你的鬼多！

”林茂田把自己的牌一合，把刘才学的牌一张一张摊开。

最后，在一张“红桃二”下面，翻出了一张“方块K”。

刘才学一看露了马脚，赶快抓起六张“底牌”往自己的牌里一搅，站起来说：“不行，不行。该睡觉了！

”“睡觉？

你耍赖皮！

这一盘非打到底不行！

”林茂田脸也气红了，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
刘才学刚扭身要逃走，被林茂田拉住了脚。

刘才学呼一家伙倒在睡在他们旁边的排长身上。

二排长宋占方睡得正甜，被刘才学砸醒了。

他侧起身子坐起来。

他是个既不会打扑克，又不会抽烟的人。

他一看见刘才学的烟灰掉了他一被子，又看见满床扑克。

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“刘才学，你！

你留点劲打仗不好吗？

”刘才学知道排长这话说过去就算了。

他赶快弄熄了烟卷，伸伸舌头，向大家道歉：“对不起，从头来吧。

排长骂我一顿，你们难道还没有消了气吗？

”连长张文贵坐在一个手榴弹箱子上。

他侧着头，很感兴趣地看着这两个人。

林茂田越是瞪眼睛，刘才学就越要“耍赖皮”。

张文贵虽然没有正式提倡过战士们要打打闹闹，但他是十分高兴打闹说笑的。

的确，战士们如果整天规规矩矩、一声不响地坐在坑道里，那还算什么生活呢？

这个“甲号”坑道，像一个家庭一样。

顽皮的刘才学和容易发脾气的、爱大声嚷嚷的林茂田，成了这个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活跃人物。

刘才学专门找空子说俏皮话，甚至不分什么样的场合。

按照林茂田的说法，刘才学还是个“小赖皮”。

林茂田发脾气，也已经成了习惯，遇着不顺眼的事情，他都要瞪起他特有的大眼睛，放大嗓门乱说一气。

他特别爱和刘才学吵闹。

## &lt;&lt;上甘岭&gt;&gt;

可是他们两个是最好的朋友：打扑克在一块，睡觉挨在一块，而且“捉舌头”、“打活靶”，两人也是寸步不离。

刘才学和林茂田的争吵还没有结束，电话铃叮叮当地响了。

坐在铺上的电话员抓起耳机听了听，说：“在——是，是！”

“就把耳机交给张文贵：“教导员和你说话。

”“‘一零九’号首长要到你那里去，你要注意！”

”教导员吕安国的宏亮声音拉得很长。

以后他的声音又低得仅能稍微听到：“尽可能‘限制’他的活动！”

首长一到，马上在电话上告诉我！”

”听这口音，大概是“一零九”号站在教导员的身边。

“什么？”

一零九号？”

”张文贵蹲在电话机旁，吃惊地问。

“就是！”

马上从这里动身。

”说实在话，张文贵很盼望师长到前沿来，但他又不愿让师长来。

因为在前沿坑道中，要看一看上级首长，就能得到很多安慰与鼓舞；可是，前沿阵地是十分危险的。

“好吧！”

”张文贵急忙站起，搓了搓手。

摸摸自己的下巴，胡子还不到该刮的时候。

他也知道战士们是和他同一天刮的脸，但他仍不放心。

于是，他命令通讯员：“王继保，通知一排和前沿班，让他们仔细检查一下，看谁的胡子长了，再刮一刮。

马上，师长就来看我们。

”坑道里在忙着检查。

正和刘才学争吵的林茂田，被当作“重点”指出来。

他用湿手巾擦着下巴，涂上肥皂，气愤地对理发员说：“我这胡子比青草长得还快！”

我和他们是一齐刮的脸，可现在就又能编成辫子了！”

”刘才学接着说：“理发员，你把他的胡子一根一根都拔下来，往后不省点事吗？”

”理发员正拿着刀子，笑了。

林茂田狠狠地瞅了刘才学一眼：“刮过脸，咱们再算账！”

”现在，只剩下刘才学一个人孤零零地拿着扑克坐在那里。

他俏皮地、然而又是小声地问：“我没有胡子，怎么刮呢？”

”张文贵看了他一眼：“你可以不刮。

可是有一点：师长来了，你少说点俏皮话。

你的心眼太多，累得你个子不长，连胡子也不长了！”

”林茂田“幸灾乐祸”地对着刘才学笑了笑。

“我保证不说——我现在‘过过关’吧！”

”刘才学一个人摆弄起他的扑克来了。

张文贵在坑道里走了一遍。

他检查了一下枪放的是否整齐，被子叠得是否端正，甚至连放火盆、挂油灯的地方都看了看。

一切都很好。

最后，他又仔细地收拾了一下在领袖像前的、插在“通化葡萄酒”瓶里的两束枫叶和蓝色的野菊花。

那葡萄酒瓶，是他们几天以前庆祝祖国国庆时，喝完了酒，保存下的；那枫叶和野菊花，是军部文工团几个女同志来前沿给战士们演唱时，献给他们的。

一切都收拾好了。

张文贵从皮挂包里掏出镜子，照了照脸，走出坑道去迎接师长。

<<上甘岭>>

当师长崔信伟还是团长的时候，张文贵给师长当过警卫员。

师长最讨厌他的下级脏兮兮去见他。

一次，一个胡子很长的营长去团部开会，崔信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警卫员，喊理发员来，先给他刮一刮胡子！”

”把那个营长说得很不好意思，以后再也不敢这样去见他了。

有时候，张文贵偶然忘记扣脖子扣，崔信伟就要批评他：“你们这些警卫员，怎么总是吊儿郎当，游击习气！”

”所以，直到现在，每逢要和师长见面的时候，他总要使自己和连队都更干净漂亮些。

等了一会儿，仍没有看到一个人影子。

张文贵顺着交通沟往前走。

在交通沟的一个转弯处，迎面和师长碰上了。

师长累得满头大汗，汗水顺着略有几根灰白头发的鬓角往下流。

他手里挂着一条作为手杖用的树枝，警卫员替他拿着大衣。

再后面，紧跟着一个背红十字皮包的卫生员。

张文贵举手敬礼，师长来不及还礼就伸出手来和他握手：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”“等首长来。

”“以后不要这样，没有必要，不必在外面来回走。

你的阵地我已经很熟悉了。

”崔信伟双手放在“手杖”上，略微喘了几口气。

“是！”

走吧，不远就到了！”

”“走吧！”

这个山可真不容易爬。

偏偏又遇着这么个警卫员——不让我在路上休息！”

”当他们来到坑道口的时候，师长停下了。

“张文贵，你看，‘我们进坑道，祖国见太阳。

’这对联是谁写的？”

我一个多月没来，你们的坑道连对联都有了！”

”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